十三經義疑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經義疑卷六

華亭吳浩撰

周禮

陳其殷

註云殷衆也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盖引之以證其衆按序官中士佐上士則倍之下士佐中士亦倍之下士佐上

士則再倍之是其數之衆也䟽乃云盟會立位之序大國之士為上北面前行上九中九下九次國之士為後行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大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士中士當次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則位也而非數矣且士之為介若特行可空國而出乎詳見余禮記疑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條

薕辨

鄭註辨辨然不疑惑也蓋可取不可取既有分辨矣推

之他事亦分明而不惑陳用之云天下之理成於所辨故服章以嚴終焉周官六計終於廉辨亦六服後嚴之意也

正歲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三正已見於夏書而正歲獨存於周禮凡周之法以子月和之寅月而懸於象魏為建寅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梓慎云夏數得天逺周書云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

然享猶自夏焉盖周雖建子仍以夏令為善矣孔子曰行夏之時夫豈臆說歟

稍食

宮正均其稍食註云祿廩不釋稍字之義叅觀稍事稍禮稍秣稍餼稍地則稍食也者稍稍給與出物有漸之謂歟疏引月俸為証盖古者祿皆月別給之不併給

惟王不會

周禮屨言惟王不會優尊也然亦惟膳飲裘服弓弩矢

箙之類耳若上之用財用則必攷於司會焉上之小用賜予則歲終會其出焉非全無簡稽者

玉府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獻字當屬在下者與后妃獻繭相類觀下句受而藏之可見矣言凡王家之獻来諸物玉府受之也若獻字屬王則與下好賜重且自尊賜畀不當云獻獻雖隣國不得稱富鄭公所以與金人力爭也齊侯来獻戎捷春秋惡其威我而斥

之耳齊昌嘗尊魯哉焉昭雞王肅引君洗玉爵獻卿然此獻字對酢為義天地祖宗臨之雖天子亦當自敢以合萬國之歡心與饋獻之獻不同

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

愚按貨布重二十五銖直貨錢二十五大泉輕於貨布則直十五貨泉宜也安得反貴於貨布而直五十乎及閱櫝弓孔疏引鄭云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右文曰貨

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鄭君目所覩見言之甚詳而孔氏亦不以為非然則誤在賈不在鄭矣

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獻

按膳夫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惟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註云禽獻加世子可以會之今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而云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亦在所

會中矣盖世子之不會者止膳耳賈氏謂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獻故通世子可以會之豈以世子之膳禽亦不會乎與所加禽獻五字可刪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疏無四時雖本月令然春秋猶可如夏日之炎炎何按夏小正九月王始裘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則此祀天當是冬至祀天及夏正之月郊感生之帝季秋總享五帝於明堂時司服所云祀五帝亦大裘盖如此小宗伯兆

五帝於四郊不云四時不必與月令分四時祀五帝𢗅合也

天子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

竊疑天子之臣內諸侯也祿視外諸侯則服亦當視外諸侯即壓於天子而稍降豈同於諸侯之臣服乎哉按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諸侯惟公國一孤四命其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諸侯之臣入天子之國曰某士然則天子之卿大夫固與

諸侯同下大夫雖四命出封加一等爲子男亦非公國之孤可比也

一曰散利

玩散字是散財發粟以周之不復徵還與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同平常歲時猶周艱阨矧荒年乎若旅師春頒秋斂另是一法

論語註云六尺謂年十五

鄉大夫職六尺言稍長而可征論語六尺言其幼以爲

長力可使也以為幼識不足也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

皆征之

地官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至征之註云國中城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禮書則云國近而役多故晚征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晚舍欲使勞逸輕重均而已陳鄭之說通蓋鄭註役

少役多以人言陳用之則以事言役之人少則一人兼役數事而勞甚矣非十五及六十有五所能勝鄭氏載師註云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役多亦謂役事多也

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

六牲分屬五行故五官各主之司徒主牛有牛人司馬主羊有羊人司寇主犬有犬人冬官缺無豕人而言豕人者推牛人之類而知之也又宗伯主雞有雞人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皆於之等二字中該之矣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

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會稽李本讀禮疑圖讖其掊尅是大不然惟火烈故鮮死豫示重罰所以止之非待其游惰而遂罰之也夫游惰之害不可勝言故周公制禮不耕者死後祭無盛不樹者死後無周棺不蠶者身不得衣帛不畜者死後祭無牲婦人不績其麻死則不為之着衰裳法在必行庶幾人人知懼國無游民而身家保品行全其宅樹桑麻

民就四業則無賦稅以勸之元公作用仁之至義之盡也

宅不毛無一里之罰布天下願為之民矣

司農引孟子以其有合於周公愛民之仁蓋廛在後市非曠土非游民斯無罰矣如疏所言顯與經背

師氏至德以為道本

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所謂常道蓋自然長生之道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與至德以

為道本絶殊彼云失道而後德何嘗以德為道本乎

義衰而聘行玉帛

此河上公註老子失義而後禮句也禮之為禮不止聘行玉帛老氏以禮為僞故極言禮不如義義不如仁仁不如德下德不如上德德不如道可道之道不如常道周禮一書與老子相反就老子看来文武成康正是先義而後禮者也曾子問篇老聃石梁謂非作五千言者信夫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非也若經云貴子弟遊學焉則其說可矣今云貴遊當從鄭註按秋官諸子職國子存遊倅疏云遊是遊暇未仕之稱蓋與此貴遊同

和難

調人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凡仇人王法所當討而使之辟者會赦也辟諸千里之外蓋亦以放流之罪加

之仇既遠辟矣為子者即欲報而無從先王於是和之曰而亦可以姑置乎若其人反来還於鄉里欲報之時先言之於朝士殺之無罪

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禮書云調人凡和難勿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之使者民亦與之也按此則與之之字指報讐者矣鄭註則指調人當從鄭氏蓋和之而勿辟必殭弗友者也調人力不能制故以王命制之若

報讐者非一人安能人人而與之玦圭即與之玦圭安能制彊弗友之人哉

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

此辱字乃辱之大者若止失口失色如何可殺殺之何可言義哉

奔者不禁

鄭註坊記云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盖據媒氏奔者不禁而言媒幣俱

不容缺但女年踰二十夫家或不能備禮恐為強暴所
汚不得已而出於奔又值上之人令會男女不禁以袪
怨曠可也非是時則禁此義惟可與權者知之

三日而舉之

註謂沒入官浩竊疑之夫民得遺物貨使置於貨之肆
馬使置於馬之肆則失主求之易何其公也三日莫認
而沒入官不亦私乎以公律人而不克以公律已欲民
之服也難矣揆之情理當是聽拾得者取之耳秋官朝

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此却甚公蓋得獲之物本屬國事公其大而私其小於人情事理為宜亦委於朝十日者恐其託言得獲而不實也

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

愚按廛布是邸舍之税蓋廛是官之邸舍乃官所造而人置貨物於其中故有税非征其貨也故曰廛而不征若以廛布為征則廛即征矣而字轉不得

云不征者非周法

按司市凶荒札喪則市無征是不征亦周法也孟子蓋覩當時之困故直云不征以勸人君恰合周文公制禮之意吾知周禮一經惟孟子能行之矣

以國服為之息

國服為國服役耳以是為息資其力不虧其財也當視貸之多少而差等焉不然民貧而貸之而必索其子金貸之適以害之矣以上臨下胥吏為奸民復奢於用而

艱於償欵可勝言歟若王莽之計羸荆公之青苗借經以自文者不如無經之為愈也

中地下地外内同皆三百畝耳

皆三百畝據鄉遂下地而言若中地則皆二百畝惟上地遂多於鄉五十畝之萊按䟽謂中地下地外内同只是畆數同其美惡亦有不同盖鄉之家二百畆皆一易之地而遂則田百畝萊百畆優於鄉矣鄉之家三百畝皆再易之地而遂則田百畝萊二百優於鄉矣

宗人

乃立春官宗伯註鄭司農引夏父勿忌為宗人按春秋内傳本作宗伯外傳魯語弗忌曰我為宗伯宗人雖亦掌禮之官但位卑權輕能擅為逆祀歟

籥師

宗伯籥師註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二句出公羊傳爾雅釋詁廢止也郭璞註替廢皆止住也籥無聲不聞於外故不去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註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竊疑因戰致死則非偷生者矣而以無勇受罰是以成敗論人也重汪踦與公叔禺人死於郎仲尼稱之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豈反以為無勇哉故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生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及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

不麽閼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良是且禮有云春饗孤子故顏庚之孫子晉猶受五邑之賞服車而朝豈其子受賞而其身反受罰哉意經所謂死於兵者當指負氣輕生不顧其親如鱄設諸之流

言鸞車象人

象人從葬哀死者之索居也而孔子謂為不仁蓋因季世用殉而致慨耳流弊至此凡事皆然豈先聖所及料

乎

中古用俑周公蓋因之非公所制玩始作俑者句蓋不知其何許人也

孝經說曰

註疏極詳辨顧不免雜以緯侯為後儒所訾漢時禁緯鄭乃改緯為說鄭志答張逸云爲引秘書違禁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抑何溺於此而必欲引之乎唐時不禁故賈氏援引尤多且以緯書不見不可測量為貴好

而知其惡洵乎天下鮮矣
康成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陰書於
緯藏之以傳後果爾何以自言述而不作歟經解引君
子慎終如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是易緯文不作孔子
之言緯書究為何人所作歟

貍首

樂師諸侯以貍首為節註云貍首曾孫按射義所載詩
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殆即貍首樂章蓋貍首
者樂會時也詩云御於君所以燕以射非樂會時歟貍
首射首不朝者也詩云小大莫處非射首不朝者歟呂
氏引原壤所歌然其詞褻亦足以為射節歟

則磬無不編

疑亦有特磬蓋磬不言編者編不編皆敎之

筮短龜長主於長者

疏云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九

六之成數知末盖以知本為長知末為短按孔頴達云
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
數短者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宋林
唐翁亦云象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為長以後為短俱與
賈氏互相發明
上則疏而遠下則親而近
疑上下各兼親疏遠近不分屬
彼無相見字鄭以義增之

按公羊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鄭註相見二字蓋以代會聚朝聘云云省文耳

明知兼有冠者童子可知

舞人即兼有童冠何得引論語曾點之言點言風乎舞雩豈舞乎舞雩耶疏以童冠為舞人則點特一舞師耳尼父乃喟然與之耶

檮杌謂惡獸春秋者直史不避君之善惡事

同檮杌故謂春秋為檮杌

不避君之善惡必登青史其臣直其史信矣賈氏乃以為事同惡獸歟當從子朱子取記惡垂戒之說

入齋於職幣

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洵不刊之論也如巾車職毀折入齋慮其不甚愛惜致官物易壞耳夫物必有毀若一切責償民何以堪故馬質云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車

毁當放此

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

按上文云此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魯是侯爵僖公之時其實二軍夫伯禽始封侯僖特因之謂始封時獨有三軍寧不自相矛盾

又按孟子則以公侯均為大國故云皆方百里公羊其餘大國稱侯何休註云大國謂百里也若然伯禽有三軍僖公時亦當有魯頌公徒三萬之言為不誣也春秋

襄公十有一年作三軍未必前無三軍也特以出於武子之私非復舊制故曰作玩傳自明

一軍則二府六史

疏云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者欲見所置非常似鑿竊疑二府六史因上一軍為文取便耳此特句法變化何闕倒文見義耶

軍事主嚴雖卑得同號

序官家司馬疏云司馬主軍事嚴凝為主須辨尊卑故

依司裘卿不得稱諸侯者為家不入都中然則軍事嚴疑尊卑須辨矣今疏大司馬職乃云雖卑得同號號既同尊卑又奚辨乎按經號實不同自大司馬卿之下或曰小司馬或曰軍司馬或曰輿司馬或曰行司馬或曰兩司馬或曰公司馬此皆國司馬也又曰都司馬王臣為之遥掌都内又曰家司馬則不使王臣為之尊卑未嘗無辨也

降圍邑

邑曰圍未降也未降而降之環人職也如此看降字方與摶訟揚一例註云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既欲降矣又何事降之哉

未殯已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絕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

按士喪禮小斂之後乃代哭喪大記乃官代哭亦在小斂後然則此疏未殯已前當作小斂已前大斂之後當作小斂之後鄭註所謂未大斂也喪大記集註未殯哭

不絶聲是相代而哭聲不絶與此不同

經所云上者皆據近王為上不據陰陽左右也

北上者近王為上矣東上西上者亦近王為上乎愚按

三公荅君尚右屬陰也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則南

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則南面西上或

上左或上右統乎門也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

或上左或上右近王也所上不同總要朝儀整肅耳

彼四月不合擊鼓之月

四月當作六月按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非常也惟正去聲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云非常者禮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伐鼓於朝以自責不鼓於朝而鼓於社非常矣且天災有幣無牲不用幣而用牲又非常矣非謂不合擊鼓也又按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平子云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而太史曰在此

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蓋周季夏六月當夏后氏孟夏四月於卦上下皆乾所謂正陽月也而陰即侵陽正月繁霜詩人所為憂傷也日食天變之大者夏書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而四月純陽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非不合擊鼓特不合鼓於社且用牲耳乃祝請幣用於社以求救於上公而平子卒不從故昭子知其有異志而譏其不君君也

七尺以上為騋

爾雅騋牝驪牡玄駒褭驂郭璞註曰詩云騋牝三千玄駒小馬别名褭驂耳鄭氏引以證庾人其句讀異是以牝驪及牡玄皆屬騋駒與褭驂於騋無當連引之耳

二男五女三男二女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或男少女多或女少男多按鴻列子曰土地各以其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按吕刑本無詳字下經告爾祥刑蔡傳云刑凶器也而

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今鄭書作詳則是詳審之義與祥不同

束矢鈞金

齊語曰桓公曰齊國寡甲兵若之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求位切）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刑之疑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求訟者之情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而辭定不可易獄訟之坐將成使入一束十二矢不入則曲曲則伏兩造皆入乃聽之）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欘甲兵大足

大司寇束矢鈞金何乃與管子之術相似耶何休謂周禮戰國陰謀之書以此然非公本心敬仲竊其說耳竊其說而行蓋罪當而人服也其才視後人竊周禮之形似者固勝十籌

一束十二矢本韋昭註鄭氏註周禮則云束矢百箇毛氏釋詩則云五十矢曰束

賈疏云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言禁者謂令先入束矢不實則沒入官若不入則是自伏不直是禁民省事

之法也按此云不實則沒入官蓋實則還之矣兩造之矢沒入以示罰還之則不貪一入一不入不待聽而曲直分則直者之矢亦還鈞金同元公制禮不使民虛誣管子竊之以足甲兵虛誣不亦甚乎

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

後鄭本以外朝在庫門外皐門內蓋以天子五門一曰皐二曰庫也此云雉門外相沿先鄭二曰雉門未及改駁耳朝士註始駁先鄭二曰雉門而改庫門居二以雉

門為中門則不謂外朝在雉門外矣知不在中門外者中門外左有廟右有社不得置外朝可知故小司寇註在雉門外朝士註又云庫門外二註似離實合惟公彥能通之

以五聲聽獄訟

秋官有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古人誠朴民情可求也今則曲而巧者反似可信直而愚者反似可疑欲以五聲聽之非十分明慎不可

䟽云要辭定訖恐其濫失更以五聲聽之然則正是詳慎之極正是哀矜勿喜之心非專恃五聽以為斷也

云夏刑以下據吕刑而言

註引夏刑臏辟三百宫辟五百而吕刑則剕罰五百宫罰三百罰與辟不同其數又不同竊疑鄭引夏刑非吕刑賈君特未之見耳穆王時吕侯訓夏贖刑蓋吕刑本之夏刑而夏刑又本之舜典贖刑歟舜典流宥五刑刑言五金作贖刑不言五五刑不皆贖可知意夏書亦未

必五刑皆贖也呂司寇特託此歛財以中穆王之欲耳大辟皆贖則富者皆得殺人故致耄荒之譏雖然較之貪而且酷者則固有間也夫

掌戮

曲禮云刑人不在君側公羊云近刑人輕死之道也而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蓋曲禮公羊言其常而盛朝則人皆向化不必拘拘耳

以焚石投之

焚石即今石灰也故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使水蟲驚去不曰石灰而曰焚石取其熱也

王事

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孟當作曹左傳云諸侯有王王有廵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乃曹劌諫魯君如齊觀社語也

惟上相入

上相無擯介惟字對其餘擯介不入而言後經唯君相

入唯字對客之上介不入而言

焉使則介之

故書焉為夷鄭謂夷發聲按三年問云焉使倍之又云焉使弗及也陳註云焉語詞聲口同蓋在上為發聲在下為助句皆語詞耳三年問註疏則云焉猶然也然猶如是則與此行夫註疏殊

勞上介亦如之

此句是聘禮經文不當屬鄭註之下

非謂梓榎為一而云然也

按爾雅釋木郭景純註稻山檟云今之山楸註椅梓云即楸朱子云梓楸之踈理白色而生子者齊民要術云梓名角楸又名子楸朱子又云檟梓也是梓檟為一也故鄭云梓榎屬

假令輻近轂處圍六寸也

語意似未足按經云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疑六寸也下鈌則近牙之骹圍四寸一句

四四十六丈六尺七七四十九

丈六二字衍前七七四十九句以尺言此七七四十九句以寸言

以涅染紺則黑於涅

按淮南子所謂黑於涅殆即紺緅纁入黑汁則為紺只一入黑耳安能黑於涅緅紺又入黑或可黑於涅矣且云以涅染紺明非以涅染纁可知

後鄭不從以從故書為五寸五寸是壁文之缺

亂存者

子春破故書五寸當從經七寸良是後鄭非不從特原其所以書五寸之故耳子男執璧五寸經云躬圭乃伯所執伯七命則圭七寸故書五寸當是璧文簡策缺亂遂在命圭之下

案十有二寸

先鄭云案玉案也後鄭云玉飾案也三山陳氏曰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遵先鄭也後鄭主玉飾則案

不止尺二寸故以棗栗為加於案疏因云案十有二枚
案案有棗栗故棗栗十二列然上經言寸者屢矣而此
獨改寸為枚乎若依先鄭玉案則如下經璋邸射素功
以致稍餼義亦可通此王后法有玉案以致棗栗諸侯
夫人勞賓則無之且止二竹簋耳無十二純九純五之
差

簋法圜今此竹簋方為之者此或棗栗與黍
稷異也

按舍人註方曰簠圓曰簋而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原係簠字註云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然則玉人註引彼作簋字蓋誤耳賈氏何必曲為之說歟

庾本有二法

經陶人庾實二轂豆實三而成轂則二斗四升為庾一法也疏引小爾雅聘禮記左傳註則皆十六斗為庾又一法也

惟若寧侯

註云若猶汝也竊疑下云毋或若女不寧侯則指所射之侯為汝矣抗而射女亦指不寧侯則寧侯非所射之侯矣若寧之若當與下若字同訓為如勉之而且戒之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此女字則指羣臣禱之也此王者射而祝侯之詞故曰女曾孫諸侯

棄中央一夫之公田就八家之私田以稅之

愚按季世俗偷不盡力於公田公田之入少矣故宣公既取公田又履畝而稅以益賦且懲民也蓋魯之十二

自宣公始若棄中央而稅畝家取十畝止八十畝耳以荒易熟亦未為厚歛矣

鄉遂為溝洫為貢法言十一亦十外稅一者也

竊疑貢法民得百畝以十畝為稅是十內取一與助法不同助法民實得百畝君另得十畝乃是十外稅一也先儒謂九一輕於十一以此

又疑載師職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近者多役

故輕近也如前說則重近輕遠矣當依賈䟽䟽謂十外稅一殆民亦實得百畝而所貢在外耶王制孔䟽云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石粟而貢十石是亦十外稅一也

鄭以為入隈

按左傳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即白羽隈隱蔽處秦從隈入而繫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又恐商密知囚非析人故昏暗而後傳

城此兵法也傳原有入字賈乃謂鄭為杜撰耶

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

衍文也上二節下一節俱言為弓之利中間不得重明達角之不利一條

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

嘗疑君入當由門中主君闑東門中朝君闑西門中儐介俱稍偏拂闑兩君不必然又思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則上介隨君後拂闑大夫在後稍西中棖闑士又在後

稍西拂棖也上擯隨君後拂闑大夫在後稍東中棖闑
士又在後稍東拂棖也兩君皆拂闑示相親賈疏亦通
蓋常時出入由中門賓主偕行則拂闑耳

十三經義疑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經義疑卷七

華亭吳浩撰

儀禮

若士之子則四十強而仕何得有二十為士自

加冠

竊疑註引齊語士之子恒為士以證主人玄冠朝服是

父為士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是冠者亦為士

冠者即主人之子也故云士之子恒為士䟽乃云士之子何得有二十為士詞意不符與前䟽亦矛盾若士二字或當作庶人耶

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為殤大夫身已加冠

愚按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為殤與婦人笄而不為殤相對孔氏易丈為大而以証大夫之有冠不以二十之年始何居

賢者恒吉

賈公彥疏鄭註意曰云賢者恒吉者解經先戒後筮之意凡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賓賓已許方始筮之以其賢恒自吉故先戒後筮之也竊疑左有僭吉易有貞凶賓已許矣倘筮而不吉則將辭之乎抑違筮而不用乎違筮則慢神辭之則慢賓似當先筮之為得也然則經文筮賓何以在戒賓之後曰一請為戒再戒為宿戒賓泛言賓也但戒而不宿筮賓則是賢而可使冠子者於所戒賓中擇賢而筮之

筮吉宿之不吉則另筮其賛冠者不筮亦宿焉衆賓既不宿則雖禮辭而許或屆期有故使人來辭亦聽之其序當如此或問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吉則乃遂宿尸不吉則改筮尸蓋古人重卜筮不吉而改筮之似亦無害余謂所使為尸者子行也卑於我故取舍惟我視賔之賢者異矣

舅辭易醬

舅辭絶句辭辭其徹也婦雖不餕舅之饌猶將親徹焉

玉藻凡燕食婦人不徹集註弱不勝事也故舅辭之令宰徹知有宰者記云舅答拜宰徹姑不辭者婦將餕其饌不必辭易醬有司易姑饌之醬也古人用指咂子合反醬故易

叅義訓辭為言蓋醬為饌本舅命易之故燕禮公自設醬

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

果爾則下經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何義

又便乎前疏固云今古文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非與
不盖俱合義者也

異日則出迎同日否

等士耳甲至乙門乙出迎乙至甲門還贄甲獨不迎乎
日雖同宅則異矣經不言出迎出迎可知也惟大夫於
士不出迎

主人先坐左賓先坐右

愚按疏與註不符註云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則主當

先坐右而說左賔當先坐左而說右主在東先說左賔在西先說右故得相向若主先坐左則說右矣賔先坐右則說左矣相向云乎哉

公命長

命長謂使選年長者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葢下大夫中之長者歟卿則尊小臣不敢使士則卑不敢使之媵爵於公也下經云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又二大夫中之長者歟故云一

人待於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洗象觶升實之坐奠於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皆再拜稽首送觶所以命長尚老成人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

膳觶之必更以其為君之觶故不敢用賓用之者公命不易耳若無公命前已易觶矣此不須更云若膳觶也若者不定之辭

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

上

應云小臣師詔揖諸公卿諸公卿西面北上其下别言揖大夫大夫皆少進疏曰誤衍大夫大夫四字但經有大夫大夫四字連者而實非也

君降拜若為君拜既爵也

似當云若為君既爵拜也蓋君之卒爵所以酬我君以我故卒爵敢不拜嘉若云為君拜豈君尊不拜既爵而我反為之拜歟君既不拜既爵矣又豈為君將拜而我

先拜歟皆難通矣

勞者再拜稽首受

註云稽首尊國賔也盖賔為君使敬使即以敬君故彼此皆稽首春秋傳齊侯稽首而魯侯不答魯誠可責矣齊侯之恭其亦不近於禮矣夫

賔受棗大夫二手授栗

竹簠方受斗二升大夫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賔受棗之時想是二手受而授者則不能二手以栗在左手也既

受棗則右手空矣自應二手授栗以致敬

公再拜送賓不顧

此賓不顧是序事之辭非上擯復命之辭註疏因魯論而附會之遂謂孔子攝上擯然孔子非上擯也玩魯論揖所與立左右手則子為承擯可知蓋卿為上擯立於子右士為紹擯立於子左子在上擯紹擯之閒故傳主命出則揖紹擯傳賓命入則揖上擯也斯時上擯不復命子特代之以紓君敬耳若夾谷之會則以孔子德盛

君命使相居宗伯之任宗伯為小司馬兼官非正卿至
攝行相事盖攝正卿又在夾谷會之後
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
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
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
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
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崔本何休馬
氏陳氏俱遵此惟王朝有大司寇諸侯無雖正卿猶不

敢稱大也史記謂魯以孔子爲大司寇而綱鑑因之若
然豈魯有六卿如天子耶又按杜洩對季孫曰孟孫爲
司空則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亦小司空耳

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

因奉君命問卿而奉幣私面是已君與彼相交若入門
左則似以已交彼故不敢前朝服問卿時入門左可知
夫私事自闑東外臣之禮也敵賓非降等以奉聘而私
面故雖敵賓謙若降等然變於問卿也賓北面授幣亦

是尊大夫所以尊之亦是以其與已君相交

燕禮主國大夫食賓賓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蓋聘賓奉使不敢以賓禮自居主人食賓又是助其君敬賓故皆稽首

入門右為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

鄭註若降等然謂賓雖與主敵而謙如降等者然也與曲禮若字不同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此若字從平等之客轉落玩曲禮全文自見

命之成拜

註云賔雖終拜主君之意猶爲不成䟽云主君雖辭賔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主君之意猶以爲不成故命之升成拜愚竊謂賔未嘗終拜也按經賔西堦東北面荅拜擯者辭拜也纔一拜耳公以賔不聽擯者故當其拜時又自降一等辭之擯者恐賔又拜故云雖將拜興也賔將欲再拜見公降蹵然不安歷階升以止公賔升公亦升而猶不敢拜于上也將降階而終拜焉公

見其不拜是以命之成拜於階上若賓既終拜而又命
之拜是再拜者再也敬賓之禮如是乎

聘禮使卿至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空非卿者周
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
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
司空也

按尚書伯禹作司空傳云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
三公蓋司空即冬官卿也註亦不言不使卿此疏可删

大夫以下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裨以玄黃
下當作上終裨下疑缺諸侯素帶終裨以朱綠大夫素
帶裨垂十五字按玉藻士練帶居士錦弟子縞而大夫
及諸侯天子則皆素故知下當作上也天子朱裏終裨
諸侯不朱裏其以雜色為辟緣皆朱綠大夫則玄華然
則以玄黃上缺諸侯素帶一十五字可知蓋天子諸侯
雜帶上朱下綠朱正陽綠少陽示體於上而布之於下
也大夫雜帶外玄內華玄天色華地色示君尊於外而

臣順於中也士雜帶則内外皆緇示質也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或問溢字當從王肅劉逵滿手為溢之説若鄭氏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有餘則非粥矣且朝夕各一溢共米二升二十四分升之二無乃太飽歟浩答之曰㫖不考之既夕䟽及均人鄭註乎既夕篇二十兩曰溢䟽云按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今日食米一升餘是不

在於飽又鄭註均人云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羸儲也則三鬴尚有羸餘二鬴僅能不飢耳二鬴亦日食米四升餘蓋古時權量甚小朝夕各一溢未嘗飽也

既練之後無朝夕哭惟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

按傳既練舍外寢註云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所謂堊室也疏云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閒傳云小祥居堊室然則廬中當作堊室中惟殯後乃在廬中思憶

則哭

則妾於君體敵亦有夫義

按妾惟不得體敵故名夫為君賤於妻也但以接見君子則亦有夫義耳若云體敵是竝后匹適國亡家絶之原然則體敵二字或接見二字之訛歟

母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客有問於佘曰綱目亦有可疑如書魏太后馮氏弑其

主母也而書弒乎余曰大易扶陽抑陰春秋日食必書喪服為母輕於為父長子為祖禰正體因母不降況慈母乎凡長子皆然況為君者乎馮氏所撫李夫人之子其為君非大無道者母以淫亂而不相容得罪於宗廟社稷多矣春秋之義絕不為親朱子正其名曰主斷其罪曰弒知此義而牝雞可以無晨敝笱可以無刺君臣父子夫婦之位定而天下平矣

出妻之子為母云云

日知錄云出妻之子為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絶族無施服施以豉反在旁而及曰施禮記大傳作移親者屬此傳者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為一條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為一條今本乃誤連之愚按註疏則以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亦作舊傳蓋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陳其人人皆服前之服

者一經之體例皆然不及無服此言為出母無服者舊傳蓋因親者屬一語似以為父後者亦然故別言之非經也末二句又是子夏釋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之義註疏連之不得譏其誤

子幼謂年十五以下

疏引論語六尺之孤鄭亦云十五以下是以十五為幼也又引周禮野自六尺皆征之而云六尺謂年十五則不以十五為幼矣彼謂子幼據十四至年十一歲見子十

五受征則當養母母有子年十五不當更嫁於義亦通

但論語注須刪却耳

祖父之昆弟之親

祖父二字平列非王父之謂

皆以女為形以弟為聲

娣姒皆女旁是以女為形也娣女旁加弟姒女旁加以是以弟為聲也但上有以女以字恐下以弟句法與以女混若作弟以為聲似較明及閱三禮圖則云弟似為

聲

子男夫人與三公夫人自闕翟以下至褖衣

何居三公夫人之服反卑於侯伯之夫人歟巾車疏云

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意者厭於后而降

歟三公璧服同於子男盖亦厭於王也顧三夫人之衣

與侯伯夫人同揄翟何以又異於三公之夫人歟衣既

揄翟車獨不可厭翟歟三夫人既可揄翟三公夫人何

獨不可歟

熬黍稷各二筐

熬火熬穀也大夫加粱二筐君又加稻二筐鄭氏以謂惑蚍蜉周禮大祝職疏云鄭以意解之無正文以其熬穀似蚍蜉蚍蜉見之不至棺旁竊疑熬穀既似蚍蜉物以類聚何乃見而却走歟如謂熬穀香可食使蚍蜉戀於此則是引至棺旁尸能免侵歟杜子春以熬筐為重三禮圖云鬼神或依飲食孝子冀親之精有所憑依故設重桉重鬲者懸於重之𦊨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

為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以篾懸之覆以葦席則與熬筐別矣而所以依神之意蓋同

婦人不哭不踊故不得蒙如初也

不哭二字宜刪上篇辟門時云婦人撫心不哭此亦不哭是如初矣惟主人入門不哭婦人不踊則異於初耳

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

脛骨牲體也而行者父母之體也擬之不於其倫不敬孰甚焉脛骨象行又五字可刪

童子將命先生並行

先生並行魯論本以童子為非禮非不專禮事之謂而賈氏乃以證從徹者而入耶牽引將命尤無謂

以其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

廟字上應添祖字蓋上文以殯宫為廟即寢也虞卒哭在寢未在祖廟中至祔祭乃在祖廟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若不添祖字則與上文廟字無别看者恐難豁然

賓以燔從

下主婦亦拜賓註云賓女賓也則此主婦獻尸賓以燔從亦女賓可知

必使異姓

男尸女尸蓋以夫婦二人為之故疏云孫與祖為尸孫婦還與夫之祖姑為尸姑當作母若使同姓則與男尸為姊妹無別矣

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

竊疑既引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則殯葬為死事當以往日數矣何云皆以來日數耶大夫以上二句當直接卒哭之月不同者不必牽引曲禮文

諸侯朝會廢一時祭不得攝以諸侯禮大故也

愚按春官云王不與祭則大宗伯攝豈天子之禮不大乎又前引祭統君明其義故也君亦諸侯何獨有故則使人攝乎疑康成所云魯在東方王東巡狩廢春祭蓋以至尊時巡諸侯及其臣共效奔走況君之祖亦王之

臣以王故廢一祭諒無怨恫耳喪亦廢祭者祖之所悲也若疾病征伐隣封會盟則皆宗伯攝

衆賓答再拜

有司徹衆賓皆答一拜以大夫尊不敢備禮也特牲衆賓答再拜以士賤得致禮也是一拜對再拜而言又謂大夫之賓人人從上至下皆一一獨拜而士賓莫問多少皆得一時再拜則一拜之一指人數非拜數不與再拜對矣似乎夾雜

不易爵辟內子

辟內子尊卑之等也易爵男女之別也欲明尊卑何事不可而必使男女無别乎疑經酢如主人儀只指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耳前經無不易爵之文則如字中原不兼此事

是以孔子世家云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

不脫冕而行

言魯郊則是孔子助君祭矣以不致膰俎而行則俎當

君使人歸之矣奈何引史記以証大夫以下使人歸俎耶與前文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亦背

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竊疑賤者二字當删盖刑者之髮剔之以示懲可也賤者之髮剔之以斂怨可乎哉賈疏引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髠之以為呂姜髢辱及不辜遂至殺身正可為恣意凌人者戒鄭註謂古者或然亦屬疑而未定之辭

酌以酢

下大夫不賓尸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卒爵拜主婦受爵酌以酢註云自酢不更爵殺按自酢對上尸以酢主禮殺故殺其爵不更亦不洗非徒禮殺有合巹同牢之義焉第夫婦也將非夫婦而亦可乎

十三經義疑卷七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葛魏錫